

# 爱 尽 无 缘



郝伍宽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爱尽无缘



郝伍宽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尽无缘/郝伍宽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203 - 05972 - 1

I. 爱... II. 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103 号

## 爱尽无缘

---

著 者: 郝伍宽  
责任编辑: 梁晋华  
装帧设计: 谢 成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08 (综合办)

E - mail: [Fxxz@sxskcb.com](mailto:Fxxz@sxskcb.com)  
[Web@sxskcb.com](mailto: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mailto: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http://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 1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5972 - 1  
定 价: 18. 00 元

---

佛说，唯有我们无法了解自己真实心意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烦乱，才会在得与失之间犹疑不定，才会茫然不知何往……



丛波是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心脑血管专科医院的病房里，接到的林忆欣从天津给他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林忆欣告诉丛波，说前天晚上他开车拉她去开发区泰达酒店见的那小子一会儿就要过来找她，她问丛波她现在该怎么办？到底是接待还是不接待？

林忆欣是丛波的同事，应该说是那种关系非同一般的女同事。怎么说呢，用红颜知己或琴瑟知音来形容他们俩的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十分准确，说暧昧吧，两人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反正他们的关系很特殊，这种特殊的关系还体现在林忆欣对丛波的信赖程度上，丛波一向认为，林忆欣许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儿向来不瞒着自己——比如现在。

林忆欣说的那小子叫尹北光，是她不久前从网上认识的一个在深圳读博的辽宁籍网友，跟她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次随他的导师和两个师姐打南边儿过来，据说是来新港进行一项有关深水码头再造工程的课题研究。来之前，二位早就通过网络视频把对方的底细打探得差不多了，一个是至今尚未婚配的孤男，一个是结婚没几天就离了的寡女。互联网上俩人聊得很投机，摄像头前彼此看着也都挺顺眼，正可谓你情我意，郎才女貌。男的说，虽然自己在南边儿学习工作，可到底是北方人，他不喜欢南方女孩儿的那种忸怩做作，缠绵细腻，总觉得还是北方女人的那种直爽热情泼辣野性有味道，至于情感上的事儿，他说谁还没有遇到过挫折？言下之意，他对林忆欣曾经有过的婚史并不在意。林忆欣也觉得这是一种缘分，离婚几年了，虽说后来也谈过几个男友，可始终没有找着感觉，每次约会既不曾来电也不曾心跳，喝茶吃饭，唱歌跳舞，不过玩玩而已。如今，心无归属飘忽不定的日子已令她日益感到厌倦，因而这一次她真的有些动心。那天，她之所以和丛波从市内驱车百里去开发区见他，原因就在于此。路上，她跟丛波说，这回她可是认真的，自己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了。而眼下，到了关键时刻，她又开



始犹豫了。

丛波举着手机从病房出来，站在走廊里对电话那头说：“当然得接待了，人家大老远从塘沽那边跑来看你，岂有不接待的道理？”

电话那头儿沉吟了片刻，说：“是在家里接待呢还是直接把他带去宾馆？”

丛波说：“那就是你的事了，怎么安排还不是得由着你自己的心气儿？”

“烦人！”林忆欣在电话里撒娇道：“怎么说话呢你，人家这不是和你商量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儿。”

丛波说：“我哪样儿，本来嘛，你什么时候真正听过我的话？”

“少来，我什么时候又没有听过你的话——哎，对了，我差点儿忘了问，姥姥的病好点儿吗？”林忆欣又开了话头儿。

丛波说：“还那样儿，心脑血管这种病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治法儿，我看北京比天津也强不了哪去，只不过人家女儿非要转来北京，咱这做姑爷的总不能拦着你说是不是？”

林忆欣叹了口气，说：“是啊，那你就好好陪陪她老人家吧，你看，我也不懂这方面的事理，在家的时候也没有想着过去看看老太太，嫂子不会责怪我吧？”

“好啦，别瞎想了，”丛波说，“说说，你到底打算怎么应付那小子？”他把话头儿又绕了回来，显然，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林忆欣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没想好，等一会儿他到了再说吧。”

现在是下午。

丛波看看表，差一刻五点，说：“这样吧，一会儿他到了，你先带他找个地方儿吃点儿东西，我呢，把这边的事安排一下争取回去，走高速，快，北京到天津也就一个来小时。”

林忆欣说：“你现在能脱身吗？算了吧，别急着回来了，还是老老实实守着丈母娘吧。”

丛波说：“没事儿，这儿有你嫂子呢，我在这儿其实也没多大



用。”

林忆欣说：“那路上你可得小心点儿，别太着急。”

丛波说：“知道。”

林忆欣问：“那我们等你一起吃晚饭？”

丛波说：“不用，路上难以预料呢，说不准会遇到什么事儿，弄不好就得晚点。”

“不能太晚了你，”林忆欣说，“不然，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寡女，万一不留神……嘿嘿……”听筒里林忆欣一阵坏笑。

丛波说：“那你就留点儿神呗，别一见了小白脸儿就起坏心。”

“这就用不着你老人家操心了，”林忆欣调侃，“本人虽说是个小寡妇，可到底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儿，甭担心，我扛得住。”

“你是扛得住，”丛波说，“就怕那小子扛不住。”

“去，四十岁的人了，怎么一沾了这个还那么没正形。”林忆欣假装生气，说：“你就坏吧你！”

丛波说：“是你自己把人家勾引来的，怎么倒是我坏了？”

“滚！”林忆欣佯怒，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不想听你贫了，净浪费我电话费，就这样吧，晚上见！”

挂了电话，丛波回到病房。

“谁来的电话？还值得躲到走廊去接？神神秘秘的。”丛波正寻思着怎么跟爱人隋云雁开口，不想隋云雁先开了口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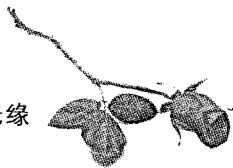
“单位里的破事儿，叫我抽空回去处理一下。”丛波说。

丛波没敢提是林忆欣来的电话，他心里清楚，这种事情跟老婆是不能实话实说的，说了就有麻烦，尤其这种时候。

“什么时候走？”隋云雁问。

“我想现在就走，”丛波说，“一会儿英子送饭过来，让她跟你在这儿就伴儿，明天一早我再回来接你。”

英子是隋云雁二姐家的女孩儿，大学刚毕业，一时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日子，她成了姥姥的专职“保姆”。隋云雁的二姐隋云飞十年前随丈夫进京，就住在附近，所以英子每天从家里做好





可口的饭菜，然后送来。

“干吗这么急？不能明天早上一起走？什么事情非得现在就走，就差了这一个晚上？”隋云雁说。

“不是，公司现在正忙乎 ISO9000 国际质量认证贯标的事，有些资料锁在我柜子里，明天总部内审员要过来，领导让提前准备一下。”丛波说的不完全是瞎话，的确，中午的时候总经理助理齐连义曾来电话催问过这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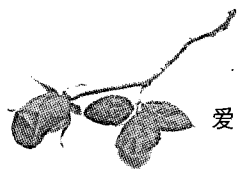
“那你明天就别着急回来了。”隋云雁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听丛波这么一说便不再计较，说：“这样吧，你忙你的，干脆我再多盯几天，我这就给二姐打电话商量一下，跟她倒一个班儿，反正她们家离这儿近，来回方便，你听我电话再来接我，省得老是来回跑，哎——别忘了喂猫。”

丛波心中窃喜，暗暗松了口气，忙说：“遵命，老婆。”

丛波是晚上九点多才赶回天津的。让他没想到的是，林忆欣真就把那小子带回了她自己的家里，居然还留他过了夜。丛波是无意间发现的，这实在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虽说这是林忆欣自己的私事，但丛波心里很不舒服，不知为什么，他竟然生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十分沮丧。

事情是这样的，丛波从北京出来，刚上京津塘高速不久，前面就遇上了车祸，一辆长车超车时跟一辆集装箱货车撞在了一起，把个公路堵得严严实实。丛波开始还想等等，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就又想掉头往回返，于是，他在车里打电话给林忆欣，告诉林忆欣别等他了，说高速上出了车祸，现在塞车塞得厉害，他准备返回北京。谁知挂了电话一看，眨眼工夫，车队就排起了长龙，一眼望去，足有好几百米，此时的他再想动也动弹不了了，就这样，他堵在公路上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又不得不顺着车流回了天津。

丛波是直接把车开到林忆欣家的楼下的，他看见林忆欣家的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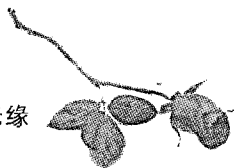


厅亮着灯，知道她在，于是他下了车。他本想给林忆欣一个意外惊喜，想看看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林忆欣会是什么样的表情。锁好车，正要上楼，转念一想，他觉得这样做似乎有些欠妥。毕竟，时间有些晚了，一个男人夜里去敲一个单身女人的房门，即便不被认为是图谋不轨也难免叫人感觉没安好心。再者，看样子人家客人还在，自己贸然打扰说不定事后会给她和那小子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于是，他停下脚步，想了想，掏出手机给林忆欣发了一个短信：有朋自远方来，不宜热乎……干柴烈火，大意不得，注意——保持距离，哈哈……

丛波将《论语》里的名句用在这儿，两字之差，就把孔老夫子的道德思想升华了，升华到一个全新的意境，加上后面的两句，既意味深长又不乏戏谑幽默。这你得承认，丛波是有才气，不然的话，人到中年的他怎么还会受到那么多年轻女孩儿的推崇，让自己身边总是美女如云呢？为此，林忆欣不止一次跟丛波犯酸，问他怎么那么有女人缘儿。丛波一笑，反问，你不是也挺有男人缘儿吗？林忆欣就很是得意，说，我有魅力呗。丛波说，还魔力呢，我看以后就叫你魔力宝贝得了。林忆欣说，你想把我当网络游戏玩儿啊。丛波说，你看行吗？林忆欣说，去你的。

发完短信，丛波重又钻进车里，静静地等着林忆欣的回音儿，他知道林忆欣收到他的短信后会很快给他回复的。

其实，丛波给林忆欣发这么一条短信，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没想着去提醒或者试探林忆欣什么，只是想逗逗她。他们俩平时随便惯了，相互之间经常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他相信林忆欣看了这个短信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很开心。事实上，林忆欣确实是十分欣赏丛波那股充满才气的坏劲儿的，可以说她很纵容、很配合甚至很默契。林忆欣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丛波说过，男人就得坏，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从生理学的角度讲，男性对女性的吸引脱离不了“坏”的成分，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虚伪，也不科学。她眯缝着眼看着丛波，诡谲一笑，意味深长地又说，女人有时也很坏



呢，只是女人的“坏”与男人的“坏”不同，区别就在于女人坏得不那么直白，不那么赤裸裸，用文学一点的词儿说，女人的坏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丛波当然能听懂林忆欣的意思，这样的暗示再傻的人也能听懂，但丛波却装孙子，故意不理这茬儿，反而顺着林忆欣的话音儿说，是，我觉得，透着“嘎坏”的女人感觉起来比淑女更可爱，做女人，虽不悦目，赏心也好，就像你。林忆欣搯他一拳，笑骂，讨厌！

果然，不一会儿，手机的提示音响了，丛波打开手机，首先看到的一个字是：呸！再往下看，他笑了，下面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是此刻俺身在天津，心却在北京，放心——不会出事啦，呵呵……

这个小少妇，真是可人儿。丛波想，林忆欣显然还以为他此时正在北京的医院里守护着老岳母，不晓得自己已经在她楼下了。好一个小狐狸精，一边跟那小子示爱一边不忘与自己煽情，两头都顾着，行啊。于是，丛波又发一条短信过去：夜色朦胧，柔情蜜意，你的心情，现在好吗？当心——远离床第。

很快，林忆欣回复：心情不错，多谢关照，海河岸边，花好月圆。别担心——没在家里。

丛波看着林忆欣发过来的短信一直在笑，看着看着，脸上慢慢失去了笑容，没在家里？丛波注意到了林忆欣这个短信的最后几个字，蓦地，一片阴霾笼上心头……她什么意思？丛波从车窗望去，林忆欣家的客厅依然亮着灯，他明明看见刚才还有一对儿人影晃动，她怎么告诉自己她没在家呢？这分明是在欺骗他嘛，丛波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丛波不相信林忆欣会欺骗他，林忆欣那么信赖他怎么会欺骗他呢？林忆欣能把自己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她的身世、她的婚姻、甚至她的烦恼——好多好多心事都跟他说，她现在为什么要欺骗他呢？丛波想。或许她真的没在家里，如她所说，她此时正跟南边儿



来的那小子在海河边儿欣赏花好月圆的美景！那她家里的人又是谁呢？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可她的父母现在并没有居住在这座城市，即便他们偶然来了，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她的家里啊。丛波知道，那是一对早已离异了的老冤家。二十多年了，爱恨情仇，恩恩怨怨，难道真就应验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那又会是谁呢？她的朋友？这似乎更不可能，林忆欣倒是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姐们儿，据丛波所知，那个叫柳季红的女孩儿早在几年之前就出国了，去了澳大利亚，除此之外好像再没有能叫这个女人宁可出让自己的小窝儿来成人之美的至爱亲朋了。丛波决定等下去，他想，不管林忆欣家里的人到底是谁，他们总是要离去，即使林忆欣真的没在家里，她迟早也要回来的，他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看看林忆欣到底有没有对他撒谎。

丛波坐在车里，眼睛紧盯着三楼林忆欣家客厅里发出的灯光，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鬼火一闪一闪，丛波自己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问自己，这件事对自己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假如林忆欣真的对自己撒谎，她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难不成他们之间早就存在着信任危机，抑或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把他当回事？丛波想着，虽然不置可否，但他却一直这么守望着，一直等到客厅里的灯熄灭卧室的灯亮起，卧室的灯熄灭卫生间的灯又亮起……

夜深人静，丛波听着从卫生间敞着的窗口传来的“哗哗”水声，猜想着那百叶窗后面淋浴的人——是一个还是两个？他想象着那里可能会发生的种种事情，心里一阵烦躁，继而又是一阵酸溜溜的惆怅……他很耐心，依旧这么等着，一直等到卫生间的灯熄了，卧室的灯又亮起……不知又等了多久，卧室的灯也熄了。丛波低头看看表，已是凌晨两点，他看着那黑洞洞的窗口，到底忍不住还是用手机拨打了林忆欣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四五下，听筒里才传来林忆欣明显装出的从睡梦中被惊醒的慵懒的声音：“喂，丛哥吗？什么事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丛波低声说：“睡不着啊。”

林忆欣说：“吓我一跳，深更半夜的，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你睡不着就骚扰我呀？安的什么心啊你？”

丛波索性装作无聊，真话假说：“我不是不放心你吗？怕你引狼入室，所以查查岗，没事儿吧你？”

林忆欣夸张地打了一个哈欠，说：“神经病，能出什么事？我又不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没事儿。”

丛波说：“别不知好歹，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林忆欣似是不耐烦了，拉着长声说：“知——道——啦。”

丛波强压着心中的火气，说：“知道就好。”

丛波挂了电话，百感交集，他突然有些懊恼，想喊，想哭，想发泄，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心里一阵阵抽搐，一股无名的愤恨堵在胸口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猛地，丛波用手使劲在自己的脸上抽了一巴掌，心说，丛波你他妈的都干了些什么啊？你这是何苦呢？为一个离了婚的小女人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作为一个有家的人你又有什么资格阻止人家与别的男人交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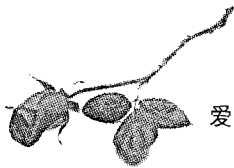
丛波发动着汽车，心里一片茫然……

## 2

丛波第一次见到林忆欣是在八年前。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从电梯间里出来与正要上楼的林忆欣刚好打了一个照面儿，他没太留意面前的这个女孩儿，擦肩而过只匆匆搭了那么一眼。

时隔不久，丛波被借调到公司下属的一个新建单位，协助那儿的设备安装和调测工作，这一去就是多半年，回来后由机房直接调到科室做了部门主管。

做了部门主管的丛波总是从早忙到晚，平日里加班加点不说还得经常出差，所以，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他与这个新来的叫林忆欣的女孩儿几乎再未谋面，直到有一天，维护中心的孟维扬来送请柬，说起他和林忆欣五一节结婚的事，丛波想了半天，这才记起



一年多以前曾经在电梯间里遇见过的那个女孩儿……

五一长假，丛波没有外出。难得这么几天放松的日子，丛波心情不错，于是，孟维扬和林忆欣结婚那天他便去凑了热闹。婚礼的场面十分排场，参加的人也很多。丛波特意留心了一下新娘子林忆欣，感觉这个女孩儿虽然谈不上漂亮，但看上去挺舒服。那个时候，林忆欣给丛波留下的印象仅此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一如既往，生活依旧是那么忙忙碌碌，依旧是那么平平淡淡……

一天，丛波从外地出差回来，偶然听到传闻，说是林忆欣和孟维扬正在闹离婚。起初，他并没有理会，说白了，这事儿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犯不着为人家的事情劳神分心。后来，又过了些日子，传闻得到了证实，林忆欣和孟维扬到底结束了他们不到两年的短暂婚姻。为此，丛波还为他们的分手有点儿惋惜。想当初，他们的婚礼是那么隆重，两人曾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誓彼此相伴，白头到老。丛波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离就离了呢，看来，有时誓言是不可靠的，丛波想。

关于林忆欣和孟维扬的离异，风传有好几种“版本”，有说天性浪漫的林忆欣跟性情沉稳的孟维扬在性格上反差太大，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手；也有说注重家庭生活的孟维扬与不善理家的林忆欣越来越突出的家庭矛盾最终使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更有甚者说是孟维扬在夫妻生活上满足不了性欲旺盛的林忆欣的要求，结果造成感情危机，其中根据之一是孟维扬和林忆欣婚后林忆欣一直没有怀孕；总之，个中缘由谁也弄不清楚，但大多数的说法认为离婚是林忆欣提出来的，这基本成为大家的共识，至于她以何种理由来为他们的这段姻缘划上的句号，孟维扬和林忆欣从未与人说起过，他们俩好像对这件事儿也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

就在那年夏天，公司组织大家伙儿去了趟海南，没成想，偏偏赶上天公不作美，五天的游程里有四天都在下雨，气得同伴们直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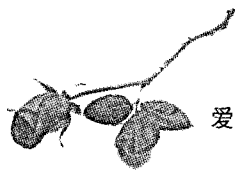


老天爷可恶。面对这始料不及的鬼天气，整个行程中差不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抱怨，唯独林忆欣表现得十分平静，平静的让人觉得这一切似乎与她毫不相关，就像她是一个局外人。

也就是这次海南之行，丛波惊异地发现林忆欣身上有着许多与众不同之处。虽说他与她同事已经几年了，但彼此之间却鲜有联系，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两人工作不在一个部门儿，平时难得一见，更直接的原因是丛波比林忆欣整整大了一轮还拐了弯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俩隶属于两代人，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方式上他们都有着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年来丛波和林忆欣几乎没有过什么来往。这次旅游无意间给了他们俩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面对着这个行为有些怪异的离了婚的年轻女人，丛波心里竟隐约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老实说，对于像丛波这样成熟理性的男人而言，女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她是否年轻漂亮，也不在于她是否才华出众，关键取决于这个女人有没有味道。女人的味道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不同的男人眼里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卓尔不群的林忆欣之所以叫丛波眼前一亮，是因为她身上的那种独特而诡秘的气息让他感到新鲜。丛波忽然发现，这个离了婚的有些另类的女人无论在意态还是情态上都透着一种气质风韵的美，这种美与之纯情少女的青涩相比似乎更能展现出女人特有的风情，事实上，女人的这种熟透了的感觉对于任何男人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很具伤害的诱惑，只是平时没被在意而已。

在此之前，丛波从未关注过林忆欣，如果不是这次出行坐在他身边的崔大姐跟他闲聊时无意间提起这个女人，或许丛波和林忆欣之间这一辈子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瓜葛。

那是在去三亚的大巴上，坐在丛波身边的崔大姐跟他闲聊，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把话题扯到了林忆欣身上。崔大姐小声告诉丛波，说她觉着林忆欣有心事儿，昨晚她们俩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她好像听见林忆欣偷偷哭来着，早上起来她注意到林忆欣的眼睛红红的。她说她没敢问她，一来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伤心，再



者她怕林忆欣有什么难言之隐，自己贸然询问说不准会弄出些许尴尬或不愉快。崔大姐说她一路上也没见林忆欣开心过，还说在人们说笑的时候她甚至发现平时挺乐天儿的林忆欣有好几次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崔大姐是公司财会部的老会计，也许与她的职业有关，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人，平日里为人很好，又善良又热心。听她这么一说，联想起偶尔道听途说过的有关这个女人那些飞短流长，丛波的好奇心一下子膨胀起来，他突然想知道林忆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她是不是像人们私下里议论的那样诡秘与放浪，为什么工作才刚刚一年就急星火火地把自己嫁了出去，而后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莫名其妙地离了，她的心里到底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有了这种念头，丛波便不动声色地留意起林忆欣的一举一动。通过观察，直觉告诉丛波，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在三亚，当游人们都争着在刻有“天涯”和“海角”的两块大石头下拍照的时候，丛波看见林忆欣一个人远远地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望着大海出神，他不知道此时林忆欣在想些什么，但他感觉到了她的孤独。

回来的路上，丛波特意走近林忆欣问她为什么不在“天涯海角”留个影，林忆欣说她觉得没意思，她告诉丛波，说在她的想象中“天涯海角”是天的尽头那种苍凉的景象，应该给人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可眼前的喧嚣跟她的想象差得太远，让她很失望。经她这么一说，丛波一下子也有了同样的感受。为什么自己刚才没有感受到呢？丛波想，看来还是心理上的差异，他和她，毕竟心境不一样。

最后一天，当游客们都聚集在机场的大厅里准备返程时，林忆欣却一个人独自站在外面的毛毛细雨里，任由雨丝在她的脸上和身上飘洒。

丛波走过去，为她撑起一把雨伞，林忆欣冲他笑笑，眼里流露出一丝感激。“谢谢你，”她说，“我喜欢雨中的感觉，这种感觉真





的很好，很舒服。”

“当心，别着凉，淋出病来感觉可就不舒服了。”丛波说。

“不会的，我身体素质好。”林忆欣说。

“还是注意点儿好，真要是感冒了你一个人多受罪，不像我——家里有‘白衣天使’呢。”丛波跟林忆欣开了句玩笑，公司的人都知道他老婆隋云雁开着一家很有名气的宠物医院，平日里单位的那些坏小子拿他们两口子找乐，都这么称呼他老婆。

“呵呵……”林忆欣笑了，显然她也知道这个称呼的来历，说：“还是你丛大哥命好啊，身边有这么一位能干的嫂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捎带着连人带狗全都照顾了，真让人羡慕。”

丛波和林忆欣这是头一回开玩笑，没想到上来自己就被她温柔地幽默了一把，于是，丛波说：“看不出来啊林忆欣，你骂人还挺文明的。”

“是吗？”林忆欣笑着说，“真没听出来？我那是嫉妒你呢，哪儿像我啊，没人疼没人爱的……唉，可怜啊！”

“那你干吗非要跟人家小孟离婚？”丛波说，“人们都认为孟维扬对你挺好的，真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林忆欣很敏感，瞪大了眼睛盯着丛波，问：“你怎么想？是不是认为我有毛病？”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丛波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忙解释。

“那你什么意思？”林忆欣脸上没了笑容。自打她和孟维扬离婚以来还没有人这么直愣愣地责问过她。

“这不是话赶话嘛，你看……怎么说呢……”丛波有些支支吾吾。

“不用说了，我明白……”林忆欣打断丛波的话，把脸扭向一边，那一瞬，丛波看见一大颗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溢出，伴着雨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丛波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没了主张。

